

歷史與空間

外婆的菜園

少時常到分鄉十字溝陽坡的外婆家去玩。外婆叫劉治英，我的母親是她的第二個孩子。記得外婆家有個菜園，菜園旁有一株高大的栗樹，罩出一片綠蔭來。每次去了坐在樹下，總能看見幾隻灰色的麻雀停在土屋向外伸出的屋簷邊，聚精會神地啄着蓋房用的麥草，極力尋找上面殘存的幾顆麥粒。不久，玩膩了又蹦蹦地飛落地面，嘰嘰喳喳叫幾聲覺得沒意思了，又陸續繼續爬上樹梢，在枝葉間追逐嬉戲，鬧得外婆家四周都漫出了鳥鳴，把那山坳間的陽坡推向了奇妙的境界。瘦弱的我，靜靜地觀望着麻雀的表演，時光彷彿忽然凝固了一般，幾絲夕陽的光線投射下來，我的心裏生長起一片海，無邊無際，外婆家旁的樹葉就像小舟在平靜的水面輕輕搖曳。

有時我玩得忘了時間，外婆就會小聲喚我回屋去吃飯。撲在八仙桌上吃飯的時候，我感覺就像在小船上採摘池塘裏的蓮子，一顆一顆的，猶如彈珠一般跳進了衣服荷包裏。那時雖然都窮，可外婆總能變戲法似的在我的碗裏藏幾片臘肉，看見我的小嘴吃得香香的，臉上就會浮現出慈祥的甚至不易覺察的微笑。

菜園裏有兩株棗樹，還有一棵梨樹。它們在陽光雨露的滋潤和愛撫下，年復一年地拔節，日復一日地成長，經歷開花結果的繁衍生息，把最光鮮的一面展示給親戚們看，把最有用最實在的果實默默奉獻給親戚們。反應最迅速變化最快的是地面的蔬菜。外婆是個極為勤勞的人，很會持家，後來我的母親宋玉萍也像外婆一樣地勤勞和能幹，把家操持得妥妥貼貼。

外婆一有空就精心伺候自家的菜園子，跟照顧自己的孫子一般周到細心。茄子、辣椒、西紅柿排成筆直的一行行，豇豆、絲瓜、南瓜、冬瓜等藤蔓植物如小猴爬滿架子。架子是外婆在山上砍的雜樹枝削了插在園子裏一層一層搭起來的。那時生產隊裏不讓砍松樹，只能弄些莖頭歪腦的野生植物纏繞。要是現在，那將是一個時尚的攝影棚，沒準一些年輕的情侶會在裏面假借着拍出各種造型的照片來留作青春的紀念。

我常跟在外婆後面像尾巴似地去幫忙打雜，其實是好玩更是好奇。最拿手的也是最愜意的事就是捉小小的蟲子。掰下兩根小木棍捏在手裏，將莖葉間的毛毛蟲一條一條地夾進玻璃瓶，拿去餵雞。有一次，我把一條肥肥的蟲子掛在魚鉤上用出去，沒想一下子就釣到了一隻大母雞。那隻雞揮不脫魚鉤，疼得忽左忽右地撲騰，嚇壞了我。外婆見了，苦笑

着搖搖頭然後慢慢走近母雞，幫牠把魚鉤取了出來。外婆說那是一隻下蛋的雞，正給家裏作出貢獻。我聽了，傻笑着跑開了，知道自己添亂了。

外婆說吃了活食的母雞生蛋特別勤，雞蛋的個頭也大。喜歡吃雞蛋的我，老琢磨着捉蟲子。我發現菜葉上常潛伏着一種胖乎乎的颜色與菜葉相接近的蟲子，握在手裏肉乎乎的，爬在肌膚上癢癢的。後來知道那是動物的保護色，就像內心骯髒的人隱藏得跟正常人一樣。外婆說這種蟲子吃菜葉挺厲害的，看見菜葉缺邊少角的多半是它幹的壞事兒。我捉了一隻大的扔到母雞腳下，沒想到母雞咯咯地驚叫着躲開了，估計是被大蟲子的蠻橫樣嚇到了。公雞倒是挺會敏捷地捕捉時機，英雄救美，撲過來用尖利的白喙一下就把蟲子啄死，及時安撫了驚魂不已的母雞。

秋天是豐富的成熟的季節。秋天外婆遍種青菜，一壟一壟的，莖葉繁茂，油綠肥實。滿園的青菜看起來一片碧綠，蔥蘢蔥蘢的，與山上的黃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處接近終點的哀落，一邊卻是蓬勃向上的興起。外婆把扯起來的青菜提到水井邊，拎起一桶桶清水把出窩的青菜洗淨。外婆洗得特別過細，甚至找不出一點污漬。後來我發現母親洗菜也和外婆一樣，洗一遍又一遍，絕不放过一絲瑕疵。一個鄉下的老太太能把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做到極致，我無意上升到品質高度的層面，那卻是習慣，做人做事的習慣與性格。時隔多少年以後，我也像外婆和母親一樣仔細地做事，即使無人監督，我也會一絲不苟。

我依偎在外婆身邊，將菜葉一片片放下，浸泡到水中。青翠的颜色瀰散開來，綠意暈染，一片波光，不是寫意，也不是渲染，彷彿只用墨線輕輕勾勒。陽光灑在陽坡的場道上，猶如花兒開在孩子們的心田裏。我和外婆把洗淨的青菜掛在竹竿上晾曬，一竿一竿地在房前屋後散發清香。外婆特別會統籌安排，把青菜一部分放入泡菜罈子做酸菜，一部分醃製成鹽菜。醃製後的菜葉變成柔順的一縷，顏色轉為深綠，暴曬幾個太陽天就變得油亮油亮的。那時我不愛吃酸菜，總覺得酸不拉幾的，不入胃。鹽菜倒是深受我的歡迎，蒸肉時放一些進去，經高溫烘焙和油脂浸潤後的鹽菜，撒入蔥花兒炒幾個雞蛋，那味道比童話中的佳餚更誘人。可惜那時外婆家也窮，只能在文字中回憶逝去的艱難的歲月。外婆用鹽菜做的包子我倒是吃過不少。那時外婆家的麥麵是用石磨推着一粒一粒磨出來的。記得包子個頭很大像個飯碗，那時我最多能吃兩個。



■ 魏以進
■ 在外婆的青青的菜園裏，有我兒時的歡樂、人生的起始。

新華社現在街上賣的包子，即使是用精細的純瘦肉做的，也找不到當初那種味道。兒時的記憶彷彿石頭刻出的標誌，縱使風吹雨淋也無法抹去。那些人那些事，如焚屏中常用的蒙太奇，濾去塵埃，留下潔淨。

給時光賦予無比芬芳的還是春天的腳步漸趨遠去夏天的身影剛剛到來的那段日子。外婆的菜園裏鮮花次第盛開，芳香馥鬱，連院子裏也溢滿了溫馨。外婆是個從舊社會挨着走過來的人，沒進過學堂也不識字，可深諳樸素的人生哲理。她常說，伺候菜園就像照顧娃娃，殷勤所至，乖巧就會悄然而來。在她的操作下，菜園裏梨樹枝頭一片雪白，蜂蝶簇擁似公主梳妝。一場春雨落下，地面鋪上一層調皮的花瓣，水珠在上面像仙子滴滴溜溜滾動，不留一絲印痕。

那時，人們一天到晚在地裏泡着磨着，可到頭來依然食不果腹肌腸轉轉。也許他們永遠也不會明白，沒了激情的勞作，希望就如水泡一般，破了，連動力也會殆盡。好在外婆把自個兒的菜園侍奉得如祖先一樣。那時人們明白：小菜半邊糧。糧食不夠，多吃點青菜也能充飢抵擋一陣子。用現在的觀點來衡量這是健康的飲食習慣。只不過那時是為了活命，不得已而為之。

花兒在艱苦的歲月裏堅強地傲然綻放，一朵朵晶瑩潔白，綴成一簇一簇的，在青枝綠葉間閃爍。每個早晨黃昏，香味兒飄得很遠，甚至在那山頂的張家端都能聞到，陽坡的花香和外婆菜園裏的悠揚。

收穫的忙碌令人愛不釋手。陽坡上的水田不多，每家每戶也就一點兒口糧田。然而一擔擔金黃的稻穀堆成一座座小山，把外婆外公及眾多的親戚們樂壞了。那是一年勞作的結晶和希望的歸宿。冬天來了，憂慮不復存在。手中有糧，心中就不慌。

時過境遷。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太方便，陽坡上的人家都移民去了他鄉。陽坡成了一片廢墟，茅草長得老高，那些破舊的土屋還在。從這走出去的人們有一種深深的眷念，這裏有他們的根，有他們的念想。此去經年，我也步入天命。每每遙望北邊的分鄉十字溝陽坡，就會想起外婆的菜園。在外婆的青青的菜園裏，有我兒時的歡樂、人生的起始。

書若蜉蝣

■ 葉輝

各項諾貝爾獎先後宣布

話說2020諾貝爾物理獎公布，由英國牛津大學退休教授潘諾思(Roger Penrose)、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安德莉亞(Andrea Ghez)及德國天文學者根策爾(Reinhard Genzel)三人共同得獎，鼓勵他們對黑洞及廣義相對論研究的貢獻。

據諾貝爾基金會表示，牛津大學退休教授潘諾思獲獎原因為他利用數學方法解釋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出的廣義相對論，證明此理論就是黑洞(black holes)形成原因，想要直接拍攝黑洞幾乎不可能；安德莉亞及根策爾得獎原因則為發現銀河系內存在一個「超大質量黑洞」(supermassive black hole)。

潘諾思(89歲)為英國人，乃牛津大學數學系榮譽教授，對數學物理、相對論、量子力學有重要貢獻，更發明「潘諾斯鋪磚法」，乃無神論者；根策爾(68歲)為德國人，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同時為德國普朗克研究院執行長，國際知名黑洞與銀河系研究學者；安德莉亞(55歲)為美國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曾被《發現》雜誌選為「全美最受尊敬的20名科學家」，亦為物理獎第4名女得主。

而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Nobel Prize in Chemistry)得主，由美國學者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法國學者夏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兩人，因對「基因編輯」(CRISPR)的發展貢獻，共同榮獲諾貝爾化學獎肯定。現任柏克萊大學教授的杜德納，被學界稱為「教母級」人物；另一位法國籍、任職於普朗克研究院的夏彭蒂耶，她所領導的研究小組，從2011年起，與杜德納合作開發基因編輯技術，備受全球重視和關注，兩人都在2016年獲選為唐獎生技醫藥領域得主，表彰她們在「基因編輯」的貢獻。

「基因編輯」全名為「常間回文重複序列叢集」(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主要為一種存在於大多數細菌與所有的古細菌中的後天免疫系統，負責消滅入侵的外來質體或者噬菌體，在所有原核生物重複DNA序列中，CRISPR似乎是最為普遍的一種重複DNA序列家族。

此項技術也掀起不少爭議，被許多人質疑編輯技術會破壞現有的道德倫理，讓CRISPR至今僅被限制於動植物的活體實驗或人類細胞的體外實驗。曾在2018年底，成功利用基因編輯技術，讓一對雙胞胎女嬰天生擁有對愛滋病(AIDS)免疫，掀起學界和輿論巨大批評的中國南方科技大學教授賀建奎，就是採用CRISPR的技術；唐獎2016年度除頒給上述兩位學者，更包含一名共同開發人——現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MIT)張鋒，本次諾貝爾化學獎公布後引起不少「遺珠」的討論。

歷屆化學獎中，1901年首屆獎項，因發現溶液滲透壓的貢獻，頒發給荷蘭科學家范托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唯一獲兩次化學獎得主，為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分別在1958及1980年獲獎。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四十四
轟動一時的《茶花女》

1907年，李叔同在日本組織了《春柳劇社》演出《茶花女遺事》，為江蘇、安徽一帶發生的大水災籌款義演。當年的江淮大水災固然令人震撼，而李叔同演出反串茶花女也同樣令人驚歎。據說，他為了演得逼真，節食一周令腰圍似女性，可見他做事的認真和投入。而《茶花女》的演出也為中國以後的話劇奠下基礎。

李叔同為紀念這次演出，將1904年在上海為「滬學會」撰《文野婚姻新戲冊》後寫下的四首七絕(發表在1905年10月第二期的《醒獅》刊物)，其中兩首加上《茶花女遺事》演出感賦重新發表。可見李叔同對此次演出的興奮之情，並重申用戲劇喚醒民智的重要作用。

此詩所用的「東鄰有兒背佝僂，西鄰有女猶含羞」來形容有生命力的新興事物和救國仁人志士，如西鄰之女，充滿生機詩意與「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相若。

《茶花女遺事》演後感賦之一
東鄰有兒背佝僂，
西鄰有女猶含羞。
金蓮鞋子玉搔頭，
素仲配畫
丁酉秋

亦有可聞

淺談香港繁榮之道

■ 謝永暉

香港繁榮之道，在天時地利人和。循道而行，得天獨厚，地靈人傑，繁榮昌盛百餘年。

氣流交匯則雨水豐沛，洋流交匯則魚群密集，人流交匯則生生不息，天之道。香港集陸地海洋靈氣，躬逢歷次時代更替的大變局，各國精華川流不息在此匯聚。維多利亞港橫互而過，水不深卻時常風高浪急。然而香港自身根植於華夏文明、中華法系之善，行事有內修佛道、外釋儒術之德，處世含上善若水、兼容並蓄之柔，恰遇歷史變遷，疊加商業文明、基督文化之利，竟然能夠陰陽相生、剛柔相濟、愈得益彰，可謂天祐。華洋共處、中西合璧，半唐番的獨特社會文化應時運而生。順應天然，不礙交匯，是故市民能夠安居樂業，經濟社會自然繁榮發展，思想文化必定蔚為大觀。

盤根錯節於暗地，換得綠意見光明，包羅萬象以生養，不染荷花出淤泥，地之德。香港以小漁村之姿歷百年而變為國際大都市，除了正常貿易往來便利的優勢，也少不得鴉片轉運、軍火交割、戰爭貿易和各種地下生意中轉站的地利。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在這難民殖民移民的

三民雜糅之地，注定不是全白或者全黑。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背後，有公開的賭馬也有隱蔽的樓風，有變身的社團活動也有喬裝的情報傳遞，電子貨幣至今難以完全替代現金交易。龍有龍騰、蛇有蛇行，靠着包容共居加上內地維繫，資源匱乏的小島上的人們才能陰陽相長、根繁葉茂、綿延至今。

太初混沌滄天地，分出上下見高低。社會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別相傷、合則兩利，人之道。商業社會逐利而行，讓資本主義的香港欣欣向榮。只是歷經潮起潮落的滄桑巨變，初始波瀾不驚的社會裏，必然有眾多失意者掉入深淵，才成就弄潮兒站上風口浪尖。居廟堂之高憂其民所以令人敬佩，正因為難見有人施行。達則兼濟天下撞上商人重利輕離別，最終只換來了回歸的社會貧富懸殊差距。差別讓人心有了好壞之辨，執着好壞產生了怨念，從此生起了痛苦與無明，忘卻了此前的和善。人心不古則世風日下，陰陽相交而不相和，則社會衝突不息，人心滿是戾氣，底子好時還能壓得住，時間長了病症就會越來越頻繁顯著。

協調臟腑、保陽益陰，暢通經絡、調和

氣血，清靜養神，持之以恆，醫之道。回歸前的香港在試過了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西藥後，心病仍然不見起色。心病還需心藥醫，若要治標治本，還是追本溯源回歸中醫，否則再只靠吃西藥只是拖延，手術動刀恐怕難免。中醫施治講究君臣佐使，回溯香港回歸之路，正是循醫之道：先有改革開放穩固自身，「一國兩制」構想協調兩地；粵港澳兩特別行政區架構，三地聯動、互通有無、保障益陰；再以交通基建暢通經絡，經濟文化為滋養調理和順；最後用社會主義繁榮發展的東風引領，離家百年的遊子歸來而未顯敗相。如今船到中流風浪急，醫到病除難清靜，循醫之道先以剛猛之藥將疾病徹底壓制穩固身體，並效仿回歸之統籌籌後徐治之。正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需要眾人齊心，假以時日、休養生息、固本培元。時光荏苒，香江逝水。香港社會若能繼續順應天道，否泰可相易；順應地道，有容乃大；順應人道，善政或可施。循道而行，交流、包容、和衷、共濟，香港應可不復病狀，重現繁榮生機。縱令途中再遇天災人禍，也能夠獅子山下無難事，笑傲江湖浪遏仇。

■ 青絲

信息過載

看到有名人發布公告，要暫停使用社交賬號一段時間，因為每天處理社交賬號上的信息，已成為一大負擔，令人神經衰弱，睡眠變得淺而多夢，每天沒精打采的，毫無生氣，對工作構成了很大影響。最有效的治癒方式，就是及時從網絡抽離開來，恢復簡單的生活。

當今社會，不少人都感到莫名的緊張和焦慮，缺乏穩定感和安全感，可是追溯源頭，又不知道具體原因何在。於是產生了很多不同的解釋，或歸咎於時代轉型，生活節奏加快，或認為是大環境下過度競爭的結果，但有一個重要原因卻經常被漏掉——很多人每天接受的信息已超過了人類所能接受和消化的閾值，是信息過載導致了人心的浮躁不安，令焦慮情緒被烙到了身體的每一個細胞當中。

我看過一個數據，現代人每天平均打開手機看150次。這是一個很嚇人的數字，沒看到這個數據前，我都不知道自己一天要

看這麼多次手機。其實我對手機並不算依賴，相比起來，有些人的生活已完全被手機綁架：上下班的路上、候車的間隙、工作的碎片時間，甚至與朋友家人一起相聚吃飯，都隨時捧着手機在看。據統計，近四成手機用戶每天上網達6小時，主要是刷各種短視頻，使用社交軟件與人互動，或通過媒體平台獲取信息。

由於網絡上發布信息的門檻很低，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製造話題，提出見解，使討論具有公共性。但這些信息又經常是泥沙俱下，「乾貨」與垃圾混在一起，讓人難以分辨。人每天承受大量這樣的訊息沖刷，就會產生負面影響，容易形成碎片化、拼貼化思維，導致精神疲憊焦慮，形成心理困擾。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就批評網絡的虛無引誘了整整一代人，「他們可能發現一整天都在閱讀blog中過去了」。

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信息過載的影

響，幾乎無處不在。過去看電影，不管內容如何，我都很享受觀影的過程，如今網上各種片子都有，卻經常左挑右選，覺得這也不好看，那也不好看。這就是信息過載的症狀，感官一旦習慣了衝擊感強烈的碎片化信息，思維被格式化，認知和體驗方式就被悄然改變了，會缺乏耐性去接受一個敘事進程緩慢的完整故事。因此，凡是信息過載的人，都很難長時間集中精力去看書或做事，經常每隔一陣就會打開手機，看有沒有新的信息進來。很多人每天就是處在這種慾望難平的心理狀態中，被困在信息的牢籠裏。

要避免信息過載的困擾，須有一定的自覺自律，對於信息的浪潮，既能進得去，也能出得來。同時還要具備一點傳媒素養，在接收信息的同時，又不由信息擺弄，被那些令自己覺得「爽」的東西支配。畢竟在一個信息時代，如何過濾並利用好信息，最後還是取決於人自己。

詩詞偶拾

■ 俞慧軍

故鄉的冬梅

雪映梅林
清芬馥郁
故鄉的冬梅
傲霜鬥雪
凌寒怒放
踩着香山梅林蔓延的冬色
想像着風雪中那朵朵梅花
恰似一張張冬日的笑臉
隱匿在暗香浮動的梅林叢中

冬梅傲然綻放在寒流中
毅然從生命中湧出
一朵一朵絢爛的紅
一片一片潔白的雪
此刻《卜算子·詠梅》
是故鄉冬日的詞牌和標題
一起數九吧
從一九到九九
數到九盡桃花開

冬日的故鄉
是適合行走的季節
秉性倔強的冬梅
是否也在渴望一次
難忘的遠行
寒風凜冽中的梅花
在人間的萬家燈火中
已嗅到春的芳菲
而此刻漫過冬夜的月光
便是我摯愛的故鄉